皇明經世文編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四十五

華亭　徐孚遠闇公　陳子龍卧子　選輯

宋徵璧尚木　吳嘉徵紲如

夏允彝瑗公　叅閱

鄒忠憲公奏疏

疏　　　鄒元標

亟斥輔臣囘籍守制以正綱常疏　彈江陵奪情

臣於九月二十六日、聞輔臣張　正父喪、居正三疏乞恩守制、皇上三留之、爲居正計者、必再疏懇之

皇上、

皇上不聽討哀死求之而已、何求歸之情未切、暫留之疏遽上、臣讀此疏、涕泗交流、臣也一介草茅、跧伏圭竇、恨不躬逢 聖明、沐浴膏澤、今幸蒙收錄、入仕未幾、目此大故、嗟嗟臣也生何不辰、卽欲竭盡血誠、冐干 天聽、自惟涉世未久、諳練未深、不敢（九卿慰留已）吸吸、自取越職、蓋冀當言責者有言也、今當言責者（自可愧臺諫慰留則風節掃地矣）不惟不言、且乞留矣、臣復默而不言、三綱淪亡、法斁日被冠裳、無異禽獸、敢置身斧鉞、披瀝爲 皇上陳之、臣聞天生民、不能自治也、立君治之、君不能獨治

也、為相佐之相也者、一人之身、而　社稷綱常所依賴者也、必置身於綱常大道之中、而後　朝廷服、萬民懷、一有不善、議其後者如蝟毛而起、孔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此之謂也、今觀居正之於父也、憑棺淚奠、未盡送終之禮、在京守制、尚貪相位之尊、果能正身而正人耶、不能正身而欲正人、為居正計者、不可一日而不去、　皇上為居正計者、不可一日而留矣、居正不去、天下人所共知也、　皇上留之者、豈以其有利　社稷耶、然

此亦江陵後事之驗

不知居正之在位也。才雖可爲。學術則偏。志雖欲爲。自用太甚。諸所設施乖張者。難舉。姑舉其最著者言之。一曰進賢未廣。詩曰菁菁者莪。樂育材也。故聖世士器美而官材茂。今則不然。先朝各郡邑進學數十人。居正任事。限郡邑不過十六七人。是阻進賢之路也。無論他郡邑。臣鄉先朝每科聯登科甲者數十人。今限有定數。是郡邑有可以登科甲者。不可以遊黌序矣。夫豪傑之徒。非有衣冠維持之。不羈之才。必有所逞。迄今怨號之聲遍於江南。此其遺禍何如

也二曰決囚太濫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故好生之德洽於民心今則不然先時決囚初無定額居正任事限各省決囚有定數以致首鼠私寵者欲盈其數以免罰有濫及無辜者矣未決之先歲者足以示懲來歲其數無異則雖有自新者其道無繇也三曰言路未通古先盛世芻蕘賤士農工商賈皆得竭盡其力居正任事大臣持祿不敢言小臣畏罪不敢言誠有之矣折繡檻於彤庭披忠肝於玉陛者未之見也間有憂關　國計慮切民瘼者欲抵掌而談當

世然不先禀命有今日陳之而明日罹罪者矣豈盛世所宜有哉四曰民隱未周臣先歲北上覩黃河泛濫漂没為魚者不知凡幾僅有存者架篙為巢啜水為食目及至此心慘魂飛夫被水潦如此被旱魃為災可知矣黃河如此環四境以外可知矣有司不以奏聞恐干大臣德政以致展轉溝壑提妻携子散之四方者衆矣　皇上深居九重漠然不知此居正之罪也其他用深刻之吏阻豪傑之材又不可枚數者矣即使有利　社稷猶大壞綱常也况無利　社稷

若此而可留之耶抑豈以居正既去天下事難以支耶不知居正在位之時我　國家法度維繫民心者久我　祖宗德澤聯屬民心者深況在事諸臣濟濟後先非居正力所能獨運也居正去位之後其德澤法度如故也天下人豈盡出其下哉豈盡無所補哉然江陵去位後事便不洞亦不得而沒其實也臣伏讀　皇上諭曰朕學尚未成志尚未定先生既去前功盡棄　陛下言及至此宗社無疆之福也雖然學固未成矣將成帝學者未可謂在廷諸臣無人也志固未定矣輔翼　聖志者未可謂在廷諸臣無

人也居正丁憂可挽留之居正脫有不測陛下之學將終不成陛下之志將終不定耶此臣所未解也皇上以英明之資御曆五稔人皆曰將與堯舜之道三王之功矣以居正而在京守制天下後世謂陛下何如主綱常自此而壞中國自此而衰人心自此而弛居正一人不足惜後世有攬權戀位者輒援居正故事甚至窺竊神器貽禍深遠難以盡言者矣

此是正論所關不知

昔古之碩輔元宰措則正施則行建光明俊偉之業者無他上下交相信也今居正冐喪而議 國事也

天下之人皆曰居正不孝而固寵也居正不孝而縻
爵祿也居正不孝而擅權也雖有設施誰則信之居
正之心必曰天下之人議我不孝而固寵也議我不
孝而縻爵祿也議我不孝而擅權也下稍有不從禍
流縉紳天下以是疑居正居正以是疑天下上下交
相疑而禍不日深者未之有也甚哉居正不可留此
位彰彰明矣臣又揣居正之心矣臣觀居正首疏云
有非常之人然後辦非常之事非常之事非常人所
能辦也是其心蓋曰起復非常事也吾非常人也吾

而當此誰則議之自臣觀之人有五常仁義禮智信是也力此五者斯謂之不常之人今有人於此親生而不顧死而不葬指而名之曰非常人也然人不曰殘忍則曰薄行不曰禽獸則曰喪心可謂非常人乎且其疏又曰不顧旁人之謗議卹匹夫之小節非病狂喪心有此言哉一家非之不顧一國非之不顧天下非之不顧謂理之所在則顧理而不顧衆論也三年之喪無貴賤一也旁人謗議是乎非乎尾生之信孝巳之行陳仲子之廉小節也三年之喪無貴賤一

也果可謂小節乎又曰道路無不爲臣酸鼻此其欺罔尤不容言居正未聞喪之先天下逆覘其奸居正既留京之後天下深恨其非臣登刑堂遇各司曹出刑曹接諸冠裳各垂首喪氣一日三歎切齒含憤有不忍言酸鼻者誰乎有皇上大婚固大禮也居正以被經罪人欲雜乎其間何心哉蓋欲誇示來世以居成功耳宋臣文天祥當南渡之日猶送親歸葬當此清朝豈南渡之時耶先朝李賢奪情起復羅倫力排斥之居正之不歸蓋無情可奪無復可起又非賢之

儔矣大臣聞喪而不去小臣必有匿喪而不報者固所必致也嗚呼父子天性其恩罔極事父如此事
皇上可知矣先正曰求忠臣於孝子之門遺其親能忠其君者未之有也抑臣尤有深恨焉　國家以言路付之臺省事關綱常悉陳無隱默而不言猶謂曠職臣覩湖廣道御史曾士楚一本爲保留輔臣事臣不勝驚愕謂公論倒壞一至於此徐察之各道御史有毅然中止者士楚悍然不顧私自上請此其心豈眞爲社稷計哉蓋曰輔臣本欲留也不首留之其功

不高身首留之輔臣德我我不數年公卿立至矣此
士楚心也夫今日上疏留輔臣者士楚也臺臣倡之
明日上疏留輔臣者陳三謨也省臣效之　朝廷爲
首善之地臺省爲公論之所論及至此可勝言哉所
幸者公卿大臣挺然中立未有留疏然因此而遷去
又不常矣遡其原士楚先之楚也有三年之愛於其
父母乎臣忠悃如此伏乞　俯賜採擇亟斥輔臣速
歸守制待制滿之日另行起用則綱常正而人心服
朝廷尊而天變消萬世仰　聖天子作爲出尋常萬

萬矣居正學尚刑名見臣此疏禍臣必深臣萬萬死矣葢非嚴刑督責以箝天下之口則攻之者愈多也噫臣甘爲妾婦自愛其生矣堂堂丈夫不忍爲妾婦也碎首玉堦奚憾哉

直抒膚見以光聖德以奠民生疏 聖政五議

臣江西吉安府吉水縣人由丁丑進士建言謫戍貴州都勻衛遞荷 隆恩拔之沉淪復齒縉紳臣將毋北往斯需升斗以供菽水復何它覬不意 陛下俞（恩蒙公未入仕籍謫戍）臺臣之請授臣以給諫之職（卽授給諫亦異數也）拜命以來凜凜未能稱

職是懼，已思學貴經世，言貴適用，時當有事，緘默自持，是爲曠職，時當無事，激切自許，是爲沽名，今乾綱獨斷，聖政一新，所在懷忠艮，抱經濟者，搜自巖穴，即杜口不爲取容矣，且臣少承嚴父之訓，長遵師友之學，知悻悻者徒小節，而激切者闇中和，深自懲創，恐負明訓，敢嘵嘵自多哉，昕夕循省，念職事不可久虛，隆眷不可徒負，不避狂瞽，敬瀝百一，夫謂天下國家之事，在握其要，得其要，則衆政畢舉，不得其要，與一政釐一弊，亦徒竭精神已爾，史稱堯舜之知

在急先務、知不若堯舜者、能役役為天下明哉、故
臣之所謂其要惟在培　君德、親臣工、肅憲紀、崇儒
行、飭撫臣、瑣屑細微之事、暫不敢以瀆　聖德嶽嶽
高山不讓飛埃、蕩蕩洪流不棄涓滴、惟　陛下以臣
言為飛埃涓滴、留意而詳擇其中、臣不勝大幸、臣聞
人君宰制萬物、役使羣動、必有握其樞者、心是也、心
體至大、丕冒乾坤、心體至靈、同符二曜、或失其體者
何哉、欲累之也、欲在奸聲、淫蛙雜奏、心以聲移矣、欲
在亂色、柔曼爭進、心以色移矣、欲在口腹、甘旨並陳

心以味移矣幾有可間左右得而間之隙有可乘嬖倖得而乘之其幾始於微眇其禍至於尋丈堯舜致兢業之防詩書紀危微之訓故能保世滋大陛下履基隆之運何求不得際鼎盛之年何欲不遂求必得則人欲日滋欲必遂則天理日微聖學從茲荒矣孟軻氏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宋儒周敦頤曰無欲則靜虛動直明通公溥願陛下味孟氏寡欲之明訓遵敦頤無欲之格言研幾於聲色臭味之間致謹於視聽言動之常居處有時無以間居幽獨而有惰容

行幸有節無以血氣方剛而有銳心此匪獨養德已
也卽養身亦在其中焉精用而不已則竭形勞而不
已則敝無欲則形充則精固而身可長矣戊寅歲臣
在戍所邊民自京師來者道　聖母還宮時惓惓以
聖躬爲念邊民無不擧手加額謂　聖母至仁　陛
下至孝　陛下身安則　聖母之心亦安　聖母心
安　陛下至孝亦大矣漢臣汲黯云內多欲而外施
仁義奈何欲効唐虞之治乎偉哉斯言萬世人君之
龜鑑寡欲明訓誠今日養身養德急務首願　陛下

朝誦而夕惟之也。君臣之分森若冠履，手足腹心，寔為一體、下每願忠於上，每苦上之不達，上每求忠於（是時神廟正在厲精之日，而忠憲公以上下隔絕為戒，可謂先机之言）下，又苦下之不誠，此亡它，堂陛勢懸，而情意閒隔，故也。二典三謨，治化隆盛，都俞吁咈，猶可想見，易之繫卦，上地下天則為泰，上天下地則為否，否泰之機明良之義，其所由來者遠矣。臣往閱三朝聖諭錄，天順日錄，逮我　孝宗敬皇帝。　世宗肅皇帝朝，君臣相與。歡若家人，煦若父子。或用一人而互為可否，或行一事而曲為調停。父老傳之，史冊載之，以為盛事

陛下昔在冲年。保傅必慎。今聖齡日強。臣愚以爲有大政事。如人才錢穀禮樂兵戎刑獄工作。宜召內閣九卿侍從儒臣。面爲揚確。許科道官旁爲糾正。何者陛下所閱者諸臣章奏而已。其繁委可厭也。召對必能陳說利弊開道禍福。不事繁文。而庶政惟和矣。陛下所接者諸臣儀容而已。其人品未知也。召對必能洞燭忠邪鑒別才品。卒然有警。而任使惟當矣。宣上意而達下情者。陛下內臣而已。過情溢言。未必眞也。召對則讒間不行。猜忌不生。上下交而其志同

矣或以御門有常亦足致理言之雖美窒礙難行臣
憶 文皇帝在右順門諭近臣云早朝奏事不得盡
言午後事簡卿等得從容陳說朕亦欲及時商確英
明神斷如 文皇帝豈顧不自暇自逸哉以爲不如
是不足以盡羣情而登上理也武英殿 祖宗朝召
見大臣裁決庶政之所 陛下一旦鼎新縉紳之所
揚誦閭巷之所傳播皆以 陛下銳然復 祖宗朝
故事今大工已就宜筵日舉行召對盛典或先行經
筵始摘一二事與大臣諮詢則上之志日下達下之

情日上孚聖心日益開明聖政日益廣大 列聖明良相與之盛事亦於今重光矣民財告匱饑莩相望譚者曰有司之不職也請嚴懲貪吏者其說甚具臣則以爲憲紀之未肅也拊循統馭職在有司秉憲揚休責在臺省苟得其人持身奉法則吏畏民安不得其人依阿淟涊則吏 民殘伏覩明 旨云科道官須心術純正奉公砥節無蹈弊套大哉 皇言下燭窮蔀第弊端所在 陛下隱而未發臣請得而竟之省之職職在封駁其有曠節敗度骫法徇私劵臣等

共相交勉以圖報塞供奉蓍穀依邇天憲廵臺臣弊則可爲長歎息焉昔薛瑄在朝三楊一見且不可得而屈其節槩足徵也出廵三楚政暇惟手抄性理其清操足覘也一時人物淳龎臣思及此未嘗不洒洒毛豎欲求吏治之肅民生之遂在巡方之使能正身率下而已先年一二臺臣昏夜乞哀冠裳掃地剝生靈脂膏以媚要津竭公家庫藏以充私囊折儀千萬視爲簞豆郵使絡繹迹遍列省贖鍰不足佐之公帑公帑不足托之郡邑承順者輒曰辦事薦揚之恐後拂志者輒曰無爲彈罷之恐遲財在天地止有此數用之

者既如泥沙取之者又安得不盡錙銖上有盜竊之
行則下又安得有封殖之民無惑乎杼軸空虛而饑
餓者衆也迹之所履者大貪大惡而其所劾者小貪
小過其不反唇相譏者幾希此豈可持繡斧立百執
事上耶不特識者憤懣亦諸臺臣所甚惡者有臣如
此將焉用之往事雖無足論迄今不爲嚴戢源不正
而末流益濫矣臣叨在班行見臺省諸臣濟濟蹌蹌
極一時之選其志必欲以激濁揚清爲職以忘身奉
公爲念臣願 陛下渙德音下明詔召内閣大臣直

書弊端倣正統宣德年間勑諭事例懸之臺省以垂永鑑臺中奉差諸臣不患無才患身不正而威令弛也回院考察惟以砥節者爲上仍將憲綱事例重爲糾正如餽遺所不免者揆之道義無濫常度牌坊所必建者關係風化無得槩施操守端則憲紀肅憲紀肅則羣吏畏憚雖有貪黷者且將聞風而靡從化而流矣貨財不聚民生不遂者未之有也或曰臺省情親義無異同臣竊謂純心爲國雖相爭如虎不害其爲同孳孳爲利雖情係骨肉不害其爲異臣言雖異

臣心則同也且業已稱爲朝廷耳目臣矣目者謂其無所不見也一芥眯目天地易位矣耳者謂其無所不聞也微塵塞耳鐘鼓勿聞矣耳目之官不清而欲糾羣吏之貪酷拯生靈之休戚是借聽於聾求視於盲也國初遣御史巡行郡縣我　太祖諭之曰爲治以安民爲本民安則國安當恤民疾苦據法守則未有公帑空虛而民得安者亦未有昏夜乞哀而謂之守正者臣故曰憲紀之當肅也任者突梯滑稽脂韋潔楹歎若管鮑陰相排擠臣不以爲憂臣所憂者學

術未明而儒道大詘也儒道大詘始於上之推剗而法令行也常州知府施觀民糜費民財建剏書院毀之誠是矣廼槩將先賢遺跡一槩拆廢臣不知其解也彼敢於蔑先聖之道者不過惡聚講假僞學以籍天下之口耳孔子大聖尚以學之不講為憂天縱聰明如 陛下日講有常經筵不輟即仁聖豈加於予而睿知豈出於 陛下者哉宋真宗錫九經於州縣學校矣尤及聚徒講誦之所聚徒講誦自古已然未聞槩以僞學斥也天下生才囿於所禀資有純駁故

功有眞僞、百僞之中得一眞焉。亦足以維世道、匡頹風、因僞棄眞、是因沙廢金、因噎廢食矣。佛老之道異於孔子、習其說者焚香頂禮、千百爲羣、琳宮梵刹遍滿郊坰、士誦法孔子、讀詩書、欲將先聖流風漸滅殆盡、亦忍矣、天啓聖明、將宋儒白鹿石鼓等院、不許槩棄、是　陛下且欲衛先聖之道、以詔來茲、雖然豈謂我朝人物出宋下哉。　祖宗菁莪棫樸、作人者深、諸儒漸仁摩義、特立者衆、如薛瑄陳憲章羅倫王守仁等、先後以理學名者、不下數十人。禔躬垂訓、宛然濂

洛家法未可謂國無眞儒也今儒風不振久矣上之所禁下之所避上之所作下之所效也士不鼓不趨敎不振不從臣愚以爲凡所拆過書院先賢遺蹟宜勅禮部令郡邑或槩議修復或量爲調停雖未必眞儒輩出然使天下曉然知　陛下崇儒重道盛心學術從此而正士習從茲而端未可知也宣德初大理卿胡槩請修整胡瑗魏了翁書院卽諭工部尚書吳中曰崇名賢於旣往正以獎後進於將來宜從所請載在寔錄班班可考史書載循良傳至勸學興文未

嘗不艷稱之矧　陛下舉動上法　祖宗照耀史冊傳之天下萬世其關係詎小哉臣故曰儒術之當崇也水旱頻仍災異繁興列在奏牘亦既爛然蠲恤之詔屢下閭閻之困已甚此其故何歟臣以為其機不在朝廷而在撫臣古人得百里之地亦足以使民富強何至擁一方重鎮而使民皇皇若是哉國初出鎮大臣命之曰撫者謂其拊摩鞠育與生民安養休息之謂也匪欲樹奇功博崇名已也古來名臣出而鎮撫惟悶悶自持不煦煦以求知地方饑饉有勸富戶

出粟活民無算者有責令有司收撫流移不使散之四方者絶不以歴宵旰在則民德去則民思先年二三撫臣冐軍功者糜爛其民雖拜爵受賞朽骨寃魂呌號春雨秋霜之下者不知凡幾矣嚴催徵者敲朴其民雖考成奏最剜肉補瘡啼泣箠笞縲絏之下者不知凡幾矣封疆雖擁乎大僚書筭下同乎小吏甚至亡而爲有虛而爲寔人皆曰干城之器揮霍之才生民痛癢漫不相關謂撫之義何雖然其原始於任撫臣有一方民命之寄固宜假之事權之太輕故也宋神宗謂文彥博曰諸道使臣職任甚

重宜擇其人。彥博對曰為治之要無以易此。當時韓范諸臣皆一時名流今之巡撫視宋諸道使臣又為加重簡擇其人猶恐非才乃令仕者一得內補垂涎京堂既得京堂坐列開府未得如農夫之望歲既得如拱璧之在抱患得患失之心重為國為民之念輕

在宋時統御之地少今則撫屬漸進故曰比

宋為加重

伏願 陛下念斧鉞之重寄憫生靈之無辜堅擢惟以直亮端方廉明無黨者為上諸冒濫鑽刺輭熟可厭者絕勿使並進其現任事地方者除各邊專理軍務外如腹裏地方仍乞勅都察院轉行各處撫臣須

存大臣之體恩撫摩之義以安養休息爲主以愛民節用爲本以正身率屬爲先水災地方其所減征者猶有田之民也有地無立錐褐無完裳夕無宿舂者可念也古有富戶出粟活民無算者其法可陳也有煢獨鰥寡顛連無告扶持道衢者可憫也古有責令有司收撫流移者其義可知也闢田里課農桑厚風俗嚴貪墨古人有行之者其意可師也年終將賑過窮民撫過流移行過事跡造爲成冊解院無視爲文具政安則民和民和則天地之和應之雖有水旱不

能爲異雖有災異不足爲憂矣林聰撫山東大同周忱撫蘇松常鎮旱乾水溢何日無之然惠流民安四境晏然彼其下豈皆賢百執事哉撫臣者百執事之表也表端則影正源潔則流清百執事雖欲不兢兢奉法不可得也得百良有司不如得一賢巡撫有一賢巡撫不患無百良有司臣故曰撫臣之當飭也以裨君德以弘化理以振士風以飭吏治今日急務誠莫有大於此者臣猶有說焉今天下如人一身內如心腹外如四肢精氣消耗殆盡非培養珍嗇鮮克攸

濟先是世務爲操切爭威嚴以相高。閭里蕭條無復
太和景象臣願　陛下崇渾厚以培國脈廣仁厚以
答天心。節財用以惜民力酌賞賜以愼名器親君子
則憸壬日遠。求經史則外好日遷。蒼赤被樂利之澤、
宗社衍靈長之慶矣、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四十六

華亭　徐孚遠闇公　陳子龍卧子　選輯
宋徵璧尚木　吳嘉胤繩如
夏允彝瑗公　參閱

鄒忠憲公奏疏

疏　鄒元標

敷陳吏治民瘼懇乞及時修舉疏　吏治民瘼

臣往以驚逐遊魂辱　陛下賜之生環鹿豕餘悰辱
陛下召之華省感國厚恩頂踵莫知所報竊惟人臣

之義或宣力或矢謨各有攸當臣有一得之愚直陳君父之前舍己從人者得采擇其間人之力皆臣力也人已何與焉臣故條吏治事宜十款語云新沐者彈冠新浴者振衣茲當銓臣秉公持正百度維新之日正嘉謨敷陳明目達聰之始若使臣悠悠默默徼一時浮榮負平生夙學臣不忍也又臣數載窮鄉田耒之與居鉏樵之與伍熟知民間凉燠狀臣復陳民瘼八款夫救民疾病譬醫者灼艾灼艾而不得其竅穴受楚何益臣似非嘗試漫言之者蓋人臣濟世如

拯溺如救焚衆咸解頤所心獨苦豈得已哉伏願
陛下勑下各部大臣矢心天日純心爲國刑意詳覽
公之默識務示
可行則行可止則止臣絕無一毫成心其間儻中有
室礙處臣因此得曉暢世務通達國體亦罔非仕學
之地于冒 天威無任隕悚之至爲此開款具本計
開定等則夫辨官村品內吏非難外吏難外大吏非
難外小吏難小吏鄉自同知下邑自知縣下是已職
遍下明遍暗叢嘗論辨大吏嘗奏黃鍾大鏞有耳者
小吏雖不能行大惡而細民受其患所損
無不聞之辨小吏嘗聽蟋蟀之鳴非甚聰者不能審

下地方省小定多

其音也易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釋者曰經者比其絲而合之也曰綸者析其類而分之也絲雖衆多千條萬緒各自不亂臣竊謂辨小吏亦當類此彼小吏雖衆吾欲起而辨之豈能人人耳而目之哉大都以撫按考語爲準其陞遷亦以闔撫按考語爲準顧其弊非一途矣有考語實謬而以貪得美秩者有預卯其刺而以賄吏書洗補移之他人者千態萬狀臣挑攙頭欲刺眼欲昏即欲一一而坐照之難矣臣愚謂宜明分爲九等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

上下中下下。在外撫按。明以此註考語送部。在內選

臣。明以此定陞除考語上上者陞上上。餘俱以次而

推。中下者陞王府發憑。下上下中下下者陞王府不

以發憑。此甄敘羣吏。以簡馭煩之要道。且足以杜請

謁之私。絕城社之奸。不然。雖必其無漏網之縈屈抑

之歎矣。況佐習。夫課吏治。全憑考語。讀其語。如見其

人。因其人以授之職。斯有所憑藉。臣讀典謨君臣咨

諏之詞。同寅稱謂之間。曰可哉。曰試可乃已。何兢兢

致慎也。臣讀弘正間考語。猶不失先輩遺風。課一布

政曰悶悶之政。長者之度。今則以爲罷軟矣。謀有川曰、志頗自厲、守亦足觀。今則以爲無當矣。薦牘出、抽黄對白、駢四驪六。薦者以非極揄揚不足結彼之銘感。被薦者以非蒙重語、不足爲己之深知。曰才與誠合、光風霽月。是周程諸賢復生矣。察其人。任路之奸雄也。曰守遵四知。琴鶴相隨。是趙抃楊震挺生矣。察其人。捆載歸鄉里也。曰才堪八面。北門鎖鑰。是孔明寇準傑出矣。察其人。一籌不能寸展也。珪璋瑚璉如金如玉、麒麟鳳凰、如松如栢。古人所以頌聖賢

者、今以之譽凡夫矣、以故薦剡未乾、彈劾繼之、夫人稱執友先輩之前。猶恐一語不實、貽知人之羞。非專長之實、 陛下尊如天、威如雷霆、詰責以責後效、彼將何辭以對、諸臣之恬不知畏、則諂佞風熾、雖有賢者、亦爲其所掩而不自覺耳、臣愚謂宜嚴勅撫按、須循名責實、無得過褒、將成弘正年間考語彙成一冊頒布各省。如舉業正式之類。倘再如前虛誕、定以不敬論、不然、如蒙霧觀花、人與言兩不相習、無怪乎吏治偷薄、風俗不淳矣、便陞轉臣曾任南京兵部職方

司主事維時兩京兵部尚書郭應聘功在兩廣言其清厲功高不容口臣問之則半生閱歷在兩廣以故熟其地方險易賊盜生沒民情涼燠故得措之行事臣因歎方面不可數更易也今合無兩司知府於地方夙有聲稱其百姓欲借寇而不可得者陞轉遷擢一以本省爲主兩院欲咨詢地方事宜得其要領而不迷謬利一本官在地方所有施爲若輕車熟路利二省驛遞往來之費利三此陞轉本省之當議也臣有說焉庚辰辛巳年間方面大使上無重寄之望下

無引決之謀，多攻擊去，說者謂攻擊其異已者，然多矣，議者謂失之刻。十餘年來，攻擊疏阻，引決意微，積俸已久，去之不能，用之不可，不得已陞，且濫且驟，雖他日有冒濫京堂之疏，然不過二三人，索責漏網者多矣，臣竊謂失之大泛，合無布政廉使等官，許其考滿，俱具乞休疏，如生平履歷端方，才華卓犖，疏議留陞擢，或生平無愧，年華侵盛者，量加空銜，其餘俱准致仕，中間如去留不當，言官論救，則退之以禮，皇路少見廓清，無賢愚並滯之患矣，議久任，久任之法，自

嘉靖戊辰後始宜乎宇內家給人足而蕭條悽楚大異疇昔則久任之法未盡議也臣請得熟數之夫循良之吏人與地相習譬鳳鳴高岡有耳者聞之皆喜鷙悍之吏人與地相戾譬鴟囂於室主人恨不得早逐之爲愈也凡欲用人之力在得人之心使之欣然趨事鼓舞不倦然後惟其所欲爲而罔有倦心今之久任在未能使天下吏以久任爲榮而以不久任爲辱耳臣愚謂久任以四年爲准其更遷以二年爲准賢者久任使之志意得展以待行取中平者陞去不

然庸者無上進之望計日月而竊祿奸者多憑依之謀。依城社而肆蠹。是故又任可以藏奸可以庇不能賢者閼之解體。能者困之隳志。不幾雜鵰鶚鳳凰同室乎。亟京考。考察所以黜幽懲枉。慮稂莠不除。嘉穀不茂。若以嘉穀當稂莠。則膏腴盡成磽薄。臣丙戌冬會與大計。總之以兩京各省撫按之糾聚。稍劑量其間足矣。惟是兩京考察。議論紛紜毀譽雜出。雖孔聖復生恥為鄉愿之行難必其滿於人之口矣當事者非有洞世高見。千古定力。鮮不為所眩。臣查先朝以

陸容之賢能、爲人非心、至今載之埜史、以爲冤抑邇者一錮顏鯨、再錮胡桂芳萬廷言、三錮管志道譚者皆爲諸臣冤、臣竊以爲奪一時浮榮、與萬世清議、諸臣得搏心并精不朽之業、賜之浮榮猶一吷也、是所奪諸臣臨所與諸臣奢何所不樂顧近爲國體傷、遠爲國史玷、以黜幽宏典、開報復私竇、正人君子心竊憂之、臣愚謂京察年分、不必分單咨訪、許部院各寺。糾覈各屬以備考察。如撫按糾方面例。翰林屬之掌院。六科屬之掌院。倘糾覈不當、他日公論既明、重則

削職。輕則不與葬祭。夫彼既已官成。猶不爲國惜才。使奸修之夫。屈首蓬藋。足以干天和召戾氣。即重懲不爲過也。法嚴則人心肅。彼雖求一時之諾衆口。不能不憚他日之拂公論矣。且與其陰開册送部院。不若明上疏君父之前。使疏而果當其罪。是與衆共棄之也。光明正大之典。顧力行之褒名德。古先聖哲。於幽潛沉修之士。雖在異世。猶贈其官。錄其後者。凡以轉巽風化。匡扶世道。關係非渺淺也。臣不暇遠舉。陛下近日從祀二賢。海內爭彈冠相慶。以爲熙朝盛

事、顧有童孺知其名、而未得謚、或既謚而贈官未采
載理學名臣錄、而未得贈一官、臣得諸三人焉、原任
大學士解縉、天挺人豪、國士無雙、韻宇流布海內、丹
衷簡在列聖、開國元臣、至不得受易名之典、闡幽謂
何、原任左春坊左贊善贈光祿寺少卿羅洪先、少年
巍科、終身退處、澹泊為百年楷範、沉修樹來學章程
所贈非其所處、尊賢謂何、原任庶吉士降石城吏目
鄒智、冰霜勵志、侮孽奸而不辭、慷慨持身、喪嶺表而
不悔、一代名臣、仍其以吏目稱、褒忠謂何、臣愚謂解

縉宜賜美諡。羅洪先宜贈吏部堂上官。鄒智宜贈館職。此淸朝鉅典而有待於今日者也。臣於今又得三人焉。原任左春坊左中允張元忭。臣雖未面。心實嚮往。不欲以一第自居。矯然以古人自期。歷官居鄉。行誼修潔。允矣諸儒之章程也。齎志以沒。識者恨之。臣愚謂宜贈諡以爲不愧科名者勸。原任尚寶司少卿兼監察御史徐貞明。政存口碑。風高鎖闥。欲爲國家奠粒食之原。櫛風沐雨。廟宿埜處。苦身勞力。焦唇乾肺。功未成。竟齎恨以沒。所謂以死勤事者非耶。臣愚

謂宜贈官以爲許身國家者勸。原任尚寶司少卿孟秋、容貌爵位、不能動人、慄慄眞修、臣每屈服、生孔孟之時、必爲原憲之儔、其在今日、亦恢恢乎得斯道之大端矣、臣愚謂宜贈官以爲安貧樂道者勸、內徐貞明人或以功未垂成爲言、臣請比近例可乎、原任工部郎中羅用敬准上之功、與貞明巡行阡陌、勞逸不同、人品才諝、當亦有別、用敬以郎署得贈太僕寺少卿、貞明原係京堂、不得蒙一命之榮、將來志士寒心、勞臣解體、非鼓舞豪傑之要也、褒贈係驗封司職掌、

在官言官匪敢噤譚慎撫臣國初無撫臣之設後以大臣出理貢事留鎮一方撫臣因而相仍所需填撫方夏餙蒞彊徼挈戢豈不至隆重哉顧仁者惠綏黎氓知者洗剔弊竇能者肅敘憲紀雖各擅所長均不失爲良臣乃不然者到任不問生民利病內惟婣津要爲事書郵饋遺絡繹不絕外充惟褎橐爲計查盤批詞肆道而出藩臬不問其職舉否其有氣力不可撼搖陰爲謏詞結之郡邑不問其人賢否其係進士已經數薦多結納之有美無刺有舉無劾間有劾者

不過曾經考察通判、科貢出身、陞王官數人而已、又暴者裝飾軍功、庸者引領陞除、陛下設官之意、固爾耶、夫官至巡撫、其歷官多年、或自科道出者、建白可稽也、或自寺署藩臬出者、履歷可驗也、果獨立朝端、一無所倚乎、亦狗盜之流乎、果循循雅飭、歷有成績乎、亦庸庸竊祿、無一善狀乎、不知其人則爲不明、知其人而用之則爲不公、無一可者也、臣愚謂自今以往、宜令諸大臣各保薦一二人、時亂則先揮霍、時平則右介靜、積衰之後則首精明、整理之餘宜上渾

厚無槩以生事者當之倘有不當請坐舉者之罪昔
國初有保舉守令不當者皆得反坐故當時治化隆
茂邑里忘愁歎之聲今獨不可行之任撫臣者乎此
奠安 宗社之要務也惟 陛下留意臣竊有慨焉
繁纓小物也孔子惜之惟名與器不可假人故也爵
祿者國家之名器也習尚相沿積弊難挽親當事親
者進故當事故者進親故之親故又進非親非故呈
身取憐昏夜乞哀者進一人當庖百人染指一夫開
徑千夫爭趨所以然者下焉者賄上焉者情賄者十

不一二。情者十而八矣。或門生。或吏。或桑梓。或姻婭。或年家。或世講。或舊遊。或面交。或舊治。此輩日感恩銘心。吾之前。不知私門念重。公家情輕。良心烱烱夜半必薄其非端士矣。日奴顏婢膝吾之前。不知私門念重。公家情輕。口輭足滑。軸移機轉。雲消雨散。又顧而之他矣。人爲情死。法爲情虧。國家名器爲情褻。試看二三十年前。刻大官。博顯位。歸而語鄉里對妻子曰。誰之力乎。懼人之扼其短。反從而詈之。叛背之矣。又回看二三十年後。扶世道。維名教。果以名位

爲軒輊乎果此卑瑣之流乎嗟當局者迷不覺耳自非洞千古之睽堅氷霜之腸者未易破此坑穽握進退之柄者臣言可以深長思矣搜遺逸人臣孰不欲析圭儋爵榮祖考光來裔顧汲汲有託而逃焉者上焉者潛心性命之精次則殫精緗素之業又次則與時齟齬全身遠害均之以逸稱也彼其巉巖而廬據石而瞑豈非芣采苓之適遠矰繳之危哉顧風俗不美莫甚奔競欲息奔競之途在獎恬愉之士今恬愉之士臣不能悉記一一舉之則有市恩之疑臣愚謂

宜詳查明有請告過期不出年齡青茂者促之赴任有壯年乞休矢志潛蟄有曾經言事削職爲民者量爲酌用使天下曉然知朝廷之上意在憐才而無有一毫成心其間此熙朝之盛事也臣請畢其說爵祿富貴天之所不靳聰明才智天之所不輕畀蓋百人中而得一焉用才者宜體上天生才之意國家得才之難之故矣臣讀詩至白駒之章未嘗不歎當時之輕於棄才讀摽梅之章又未嘗不歎用才者貴及時也聖朝彌天罝羅休休乎如天之無所不容無令

空谷有白駒之歎、庶士有求我之嗟、臣願拭目、審邊臣、邊臣者、下而邊道、上而巡撫是已、苟得真材、鎖鑰攸托、徒冒虛聲、邊釁彌崇、臣嘗察今之邊道矣、引彊超乘、麾勢電擊者、固有、亦有庸懦之流、未覩韜鈐、外惟奉巡撫頤指、惟其東西、不敢違越、內惟媚津要與援、四時起居、如奉祖考、虜至閉關、括金錢、縱所欲而去、虜退閉關、上功狀、邀上賞、不數年巡撫矣、又嘗察今之巡撫矣、無異前邊道所爲。稍揮霍者、飾以文墨哆以宏議、間有微捷、張煌功伐、以覬殊旌、不數年總

督矣、宮保矣、家贏金錢、世襲緹騎、後邊事大壞而不可支、彼且付之罔聞矣、然此輩非秘謀、常不得而至焉、臣愚謂當審其閥閱、其陞邊道以曾任兵科或職方邊郎、或曾任邊郡縣、熟知夷情者陞、巡撫非歷邊疆久、功伐高、不得遽陞、不然、是塞上爲終南、抱壅腫之軀、掀青黃之髯者、乃縮金玉之梯楷、此輩何利何幸而列、十三省方面、多祿祿以去、諸臣亦有不幸哉、恤遠臣、兩廣雲貴、吏茲土者、悉謂之遠、兩廣滇南文物埒中土、俸廩稍厚、以故人多樂居之、惟是貴州僻

在亥步窮處黃茅嵐氣猿猱爲伍士人聞命、有投牒不往者、有既赴鬱死者、臣每撫膺大息曰、聖天子明見萬里外、忍使諸臣困至此極耶、勞逸不均、北門大夫不免以之興歎、今之情、豈異古耶、臣愚謂司銓者、宜劑量其間、除方面知府知州知縣外、如各衛經歷吏目等官、或陞或遷宜以四川湖廣雲南三省人當之蓋三省風氣接壤、視他省稍習、如或居官稱職其陞遷聽他省量速一年、庶幾雨露無不被之澤、違臣無向隅之泣、報禮有不重者未之信也、臣在部每

見倉官來考滿者，列東西廊，幾數百人，有龍鍾不能寸步者，有魁梧衣不能掩形者，有面無人色者，千態萬狀，觸目寒心。中間欲徼微祿養妻子者固有，因生平奔走風塵，欲博一秩以榮鄉里者，未必無也。臣因退而思曰，人主官人，猶人之植物。植之高岡則高岡，植之汚澤則汚澤。物之性寧有高下哉。且今之負國病民者，不在冗散之吏。冗散之吏，稍有微瑕，得操三尺議其後矣。是不可稍為之寬乎。臣愚謂倉官陞遷，一以本省為主，考滿固不容廢，然既經院道查核，領

文赴部不知可止否倘可停止閱其考語優者推陞
餘因其年力量加名色致仕去亦恤小臣之一端也
又臣見巡撿將考滿時若無功狀多方搜索以圖優
擢臣愚謂巡撿有功固當優擢即無而年力才華考
語俱優者間擢一二以為生事者戒一以為安靜
者勸秤頭之苦今秤頭之弊三令五申節釐 明旨
不可息者曷故哉則有司之過可原焉昔操吏治之
權在兩院今操吏治之權半兩院半在內外一警忌
之只得而贊鼓之矣有井心恬約無所攀援人稱其

賢乎。昔評賢否在小民。今評賢否在士夫。在過客。士夫過客不皆賢者。往往以情識爲毀譽。以故有司竭意傾承。折席下程。分若固有。止博一揖而已。果盡入囊橐乎。堯舜生今之時。不能必不善者不惡。時嘗行取訪單稱賢。較若畫一而後得取。曾有考滿朝覲。而不通京貴乎。既示以多途。雖賢者不得不竭力多途應之。臣故曰可原也。且布政司法馬輕重不等。又止一副小民有未識法馬何狀者。又曾經庫書庫吏攬里科役廣置膏腴。漸進書生。爲其所愚。臣再曰可原

也。今欲息小民稱頭之苦，請寬痛察之門，兩院評賢否，不必以過客士夫爲則，據吏部定行取，不必以詢謀僉同爲去留，一以兩院爲主，參以吏科河南道。如行取不當，是吏部聽兩院，兩院之不職也，該科糾舉，兩院何辭。或曰：行取不必六科十三道詢謀，以失其權。不知外而薦舉，臺臣之責，內而糾舉，省臣之責，權未始假借也。其法馬仍乞勑下戶部，示布政司，毋縣須發十副，令小民得知趨向，兩院果吏治以此爲操守第一義，庶幾小民稍得息肩。不然，如蠶食桑，不盡是月堅世而

不止。虛糧之苦、小民死徙他鄉、筦獨攀號無從、莫此為甚、臣竊伏巖谷、再三籌度、有司為小民息肩、而小民未必得所、豪家反受其益。何者、豪家勢多出有司上、有司催提成議、不但不盡丈其田、且以餘糧送入其戶、臣嘗有言、丈田之法。縮此伸彼、利東害西、未覩其全利也、夫身之病、必有所由起、糧之虛、必有所由來、惟察其所由來、而民貧可甦矣、蓋民之糧、有急於燃眉、緩於恤役、則有減都額以售者矣、有司受其詞、察其故、責令當戶收回、此一策也、有水推沙塞、皆為

膏腴，今成蒿萊者矣。夫此塞則彼通，此荒則彼開，有察其開墾，今起新科，亦足以抵水堆沙塞之數，此又一策也。嗟乎，非實有家天下子萬姓之心，不能悉心任其責，在嚴飭兩院大吏留意耳。惟司國計者長議焉。由票之苦，由票者，戶部所須徵輸則例是已。民何以稱苦也，其例本一。近省郡，則與各郡異；附郡縣，則與各縣異；至縣則又聽糧房私爲加增，始而圭撮，害及尋丈；始而一人，害及萬姓。縣官有才而察其奸者，非此無以補虛。究其極，虛未補，半入吏胥之手矣。往

聞有欲爲一郡造福者。聞則倒至。皆斂金以求散之他邑。是知者何幸。愚者何不幸乎。又臣往接戸部尚書耿定向語臣曰。渠撫閩時。由票得副使鄭汝壁而一省造福。渠歎服不置。今非撫散票於下者。能必委巷皆聞知乎。非無徼极於上者乎。能必其不私加增乎。其所加編者。能必其不入已乎。臣愚謂宜勅令糧儲道。務實心任事。嚴相覺察。勿令窮鄉下邑。有偏重之弊。加額之苦。如有前弊。坐以不職之罪。積荒之苦。臣切讀孟軻氏曰。民有饑色。野有餓莩。老弱轉乎溝

堅壯者散之四方以爲此或危詞動聽君之聽乃今數載孟軻氏語猶不能術其詳耳野廟荒齊柳岸長隄一日報死數十人者賴　陛下德意有司奉行蒸蒸艮厚卒不足以回天意者何哉則積荒之漸也臣肖今年兩月不雨民猶有早獲無秋收矣長遭窮苦一一懇　陛下發內帑以濟內帑有限一一援常賦以濟常賦不可闕一一勸借富民富民皮肉且盡此三者不可常恃臣聞古無常豐之歲有常豐之政何者積之豫也臣再三審思除各縣各鄉多建社倉雖

有管萬不能濟矣今各郡縣上一二倉有司每以積穀爲苦者何哉罰贖不得入已動稱不便爲之下者。以倉屬上司日查月核時問罪贖。爲之下者亦稱不便今欲建無窮之計臣愚謂宜勑下戶部行各省從長計議如一縣幾鄉一鄉或一倉或鄉凋建二倉或一倉積穀若干兩院近行節省所留罰贖或助爲買穀張本或冠帶尚義者或生員監生吏典富民欲追榮祖父者或聽納穀若干從長計議每年如何而聚如何　散或年不甚荒不必發散。或每年出陳易新

不三年且有成矣。天下無不可爲之事。顧在人眞心何如。昔人云、救荒無奇策、臣云救荒在有眞心。若有眞心。何事不可爲。不然民有衣寶玉而死者矣、科場之苦、 陛下痛往年科場之弊特差翰林科部一旦釐而新之、德意甚善、顧可以新一時耳目、而不可以定垂裕之宏謨、何者、今天下民力竭矣、民財盡矣省一分民受一分之賜、不擾一分民受一分之惠、 陛下遣近侍諸臣分道四出、驛遞支應有司承奉經過各處、不知其幾、本省之費、又不貲矣、此皆民之膏脂

陛下所未盡悉也若以其弊當葉當時止一二作俑餘俱廪廪可查若以臺臣難托地方彈壓更有大於此者　陛下且付之矣昔巡邊止數科臣耳　陛下亦以惜費省事為言今一年且二十餘人矣臣以為宜併臺臣便省無窮極更復何辭諸臣挾揆藻鑒英之時名懷以人事君之熱念必以臣言為無當臣請折之曰人貴自樹耳一切桃李皆塵世豔目過而不留臣昔親襯座主身冐不避門生惟恐汙其身而反詈之者又有忘其姓名者此非所稱門生哉已可以

為松為栢頤欣羨穠桃夭李何左也積疫之苦人皆
知救荒不知救疫疫者荒之因也民饑餓中虛濕相
蒸始一人終千百人始一隅卒窮鄉極邑西江會城
數月八千有餘藁葬餘有生者可知已臣邑月一城
門外出五百人他邑又有知已臣以為此西江則然
及舟經南直隸等處强村巨室悉成莽蒼甚至父子
不相顧兄弟不相往來嗟嗟天何使民至此極哉臣
郡邑頒各官竭力布醫施藥稍緩須臾不然城郭不
幾丘墟乎臣因悟曩之死者皆枉也故先臣有言惟

疫與大兵修短不可言命雖然握宇宙元元之命者、在 陛下、 陛下往聞畿內小民疫疾流行、施藥以濟、小民焚香籲天、共祝聖壽、今此海內之民、均 陛下赤子也、夫捐帑藏濟民、所施有限、臣愚謂宜勅各處撫按、每縣於歲編內、編派濟疫銀一款、一縣或三百兩、或四百兩、每石糧不過毫末耳、如疫疾流行、召醫在各處施藥、年年如是、活一人得一人、活一方得一方、不然與饑民均死耳、至各處名醫、亦宜搜訪起送赴部聽用、如有便民濟疫全書、亦顯廣布民間、以

博　聖惠、以庶羣生、此非臣之迂譚也、宋有惠民局、我　祖宗有醫學科、今特一振舉之耳、清軍之苦、今國家軍伍空虛、勾單時發、卒無裨戎伍者何哉、一單至邑。清軍廳睎為奇貨。票發各里。後不得賄不止。又司事者陰藏原籍、故裝陷無為有、虛為實、逐都逐圖名曰挨、無不厭其欲不止、一軍起解、各里申斂金錢作長短費、本軍至衛、掌印以下、鎮撫以上、不罄所攜不止、既着伍、復得錢縱之歸、何者、遊民頂役、坐食月糧、則清勾無裨軍政、有損小民明矣。臣聞謀國者云

欲實軍伍，莫若隨地招補，招補一名，明書原軍名下，即與豁除老軍之數，照詳知會，欲除里甲妄勾之苦，在十年一刊定軍策，如戶部十年造黃冊例，府縣司部各存一冊，倘有清勾，有無虛實，照冊施行，雖有黠猾，不能爲民害矣，惟陛下垂聽，又貴州雲南二省，原無驛夫，以軍民爲夫，道理長遠，山勢險峻，每夫一名，幫貼數名，始得成役，輩不得力耕，夜不得安枕，月支米不過數斗，亦良慘矣，國初屯戍額五千名，今清平衛不過二三百人，昔何以充，今何以耗，此其故不

難知已。臣愚謂宜勅該部，乘此清時，一洗民間清勾之夙弊。至雲貴以軍代夫，合無行彼處撫按，乘此清閒，悉心議處，以杜後患。每月量加月米，以恤其苦。此柔遠能邇之長策也。不然，他日有不可知者矣。驛遞之苦，諸臣條驛遞事宜甚具。顧臣有遺論焉。夫壞驛遞者，不始外官，而始京官；不始他衙門，而始要路諸臣。 陛下縱欲查考，不過將別衙門一二應數而已。餘未之能革也。然其情可原，外俸有盈餘，京官俸甚薄，往返百餘金始得，而京官能辦乎。詞林科道諸臣

需之理筆秉憲而使之蒙塵道左事體果肅乎以是知驛遞不難革弊而難處置得宜夫處置得宜在通臣工之情耳臣工之情與人不甚相遠往兵部覆疏內方面京官有司差人護送量給薪米是已洞燭臣工之情矣臣往閱兵部尚書譚綸建議云驛遞難處有二其一兩司其一六部大理寺屬官兩司多有勅書六部間有差遣例得應付惟兩司部寺諸臣或無勅書差遣如丁憂養病陞任之屬當恤其情合無丁憂則於所領路引上陞任在家在京則於所給劄付

文憑上給以夫馬小票餘遺牌者坐以重譴則冒濫之風自息矣且與其險與之重驛遞之累不若明與之清假借之弊相傳以爲練達名言或曰如是與馳驛奚異不知馳驛奉有特旨廩給夫馬數倍常額若以應付爲馳驛廣西雲貴小吏應付之任亦可比馳驛耶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今正其時不然旣月易歲更其弊猶不可忍言矣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